

青海民俗文化论萃从编

赵宗福·主编
蒲生华·副主编

艺术民俗研究

YISHU MINSU YANJIU

邢海珍·编



青海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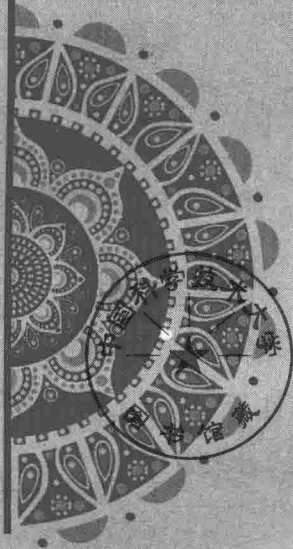
青海民俗文化论萃从编

赵宗福·主编
蒲生华·副主编

艺术民俗研究

YISHU MINSU YANJIU

邢海珍·编



青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艺术民俗研究 / 邢海珍编. -- 西宁 :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16. 11

(青海民俗文化论萃丛编 / 赵宗福主编)

ISBN 978-7-225-05228-1

I. ①艺… II. ①邢… III. ①俗文化—研究—青海
IV. ①G127.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99070 号

青海民俗文化论萃丛编

赵宗福 主编

艺术民俗研究

邢海珍 编

出版人 樊原成

出版发行 青海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西宁市同仁路10号 邮政编码:810001 电话:(0971)6143426(总编室)

发行热线 (0971)6143516/6137731

印刷 青海西宁印刷厂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890mm × 1240mm 1/32

印张 12.25

字数 250千

版次 2016年12月第1版 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25-05228-1

定价 299.00元(全十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青海民俗文化论萃丛编》编委会

主任：赵宗福

副主任：马成俊 米海萍 文忠祥 唐仲山

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文慧	马成俊	马建华	马岩芳
马都尕吉	文忠祥	刘大伟	邢海珍
米海萍	李卫青	李玉英	李言统
赵宗福	胡芳	贺喜焱	耿英春
唐仲山	鄂崇荣	蒲生华	霍福

前 言

民俗文化是民族文化长河中最宏大的巨流，也是民族文化中最坚实的根基。中国的民俗文化由于地域之广袤，民族之众多，地域民族特色多元多姿。青海的民俗文化丰富多彩，其地域特色十分鲜明，是建设青海文化名省的重要传统资源。正如我曾经说过的：“青海的民俗文化是青海乃至国家的重要文化资源，是青海文化软实力的组成部分，发展文化产业离不开民俗文化，‘非遗’保护离不开民俗文化，建设文化名省离不开民俗文化，建设新青海也离不开民俗文化。”（《西北民俗文化研究丛书》总序）因此，编辑出版一批能够反映时代精神和前沿学术思想的民俗学文化书籍已是势在必行。于是，我们策划编选了这套《青海民俗文化论萃丛编》。

作为地域性文化的青海民俗文化，有着自己独特的个性和魅

力，深入调查研究各类民俗事象，既有现实意义，也有学术价值。几十年来，青海的民俗学者们，用自己辛勤的汗水、睿智的思想创作了大量涉及青海民俗方方面面的优秀论文，取得了不菲的成绩。不少学者在民俗文化学中孜孜探索多年，个别的甚至数十年初心不改，其研究视野不仅涉及民俗学的各个领域，而且结出了丰硕成果，然而这些成果大多零星散见于国内外各种学术期刊。尤其是以往青海的民俗研究者人数少，而且零散，没有形成学术气候，远远落后于全国，更谈不上国际对话，以至于屡屡被其他专业的人所忽略甚至被歧视。直到 2012 年 5 月青海省民俗学会正式成立后，才打破了以往零散无依的民俗研究态势，学会汇集了全省最优秀的民俗学人才，形成了学历层次高、学术积淀厚的民俗研究队伍。当然，成立民俗学会的初衷就是意在集各自研究之所长，凝聚成多元相映的学术合力，建设一支精良的学术共同体，条件具备时集中展示团队高质量的学术研究成果。经过四年发展，青海省民俗学会取得了许许多多令人瞩目的骄人成绩，如申报获批青海省唯一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获批承担各类国家基金项目 20 多项、承办 10 余次国际学术会议，同时包括出版发表了一大批以学术规范和学术创新为个性的论著。因此在 2014 年被评选为 AAA 级社会组织，2015 年度获青海省优秀学会，2016 年还被推荐为全国科普工作先进集体。

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这套十卷本近 300 万字的“论萃丛编”就应运而生了，实现了我们的部分共同心愿。

在社会转型时期，那些影响着广大民众的社会传统意识、文化积淀和生活习俗，将成为权力和政令之外的一种潜在力量，他将影响到转型社会的变革质量和发展速度。正是在此意义上，民俗文化

学作为一种专门研究大众行为模式、文化心理、社会习俗及其当下状态等方面问题的学科，将会发挥其重要的社会价值。这套丛书也试图集中体现青海高原传统民俗文化的特殊魅力和深邃内涵，并且期望在民俗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民俗文化产业的发展等方面起到一些现实意义。同时也期望为民俗文化的深入研究积累资料，拓展思路，从而更加形成聚力，戮力向前，更好地推进民俗文化研究的学术事业。

本丛书第一批共 10 册，内容以民俗文化学为主题，主要涉及理论与应用民俗、物质民俗、岁时民俗、礼仪民俗、信仰民俗、口承民俗、艺术民俗、西王母文化、河湟“花儿”和田野民俗等多个领域，主要收集学会成员研究成果中的精品。丛书由本人策划并组织编委会协商审定，具体编务委托蒲生华教授负责。同时为了给年轻学者提供锻炼平台，我们组织教授专家具体指导十位年轻学者分别负责各分册的编写工作，如马岩芳编《物质民俗研究》、耿英春编《礼仪民俗研究》、贺喜焱编《岁时民俗研究》、马文慧编《信仰民俗研究》、胡芳编《口承民俗研究》、邢海珍编《艺术民俗研究》、李玉英编《田野调查研究》、马建华编《河湟“花儿”研究》、刘大伟编《昆仑神话研究》、李卫青编《理论与应用民俗研究》。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终于顺遂心愿。可谓是集学术团体之力，成学术共同体之绩。

丛书选文的遴选，主要遵循如下原则：1.作者必须是青海民俗学会会员；2.文章必须是在国内外公开刊物发表过的优秀论文；3.研究对象必须是属于民俗文化学范畴；4.研究对象以青海民俗文化为主，同时兼顾国内外；5.以质取文，必须符合学术规范，学理性强；6.尽量照顾到各类民俗事象。由于每一分册容量小、专题性强

等原因，还有不少反映青海民俗文化的优秀论文未能收入丛书，在此深表歉意。

本丛书是中国民俗学会西王母文化研究基地和青海省民俗学会共同合作完成的，研究基地提供了鼎力支持，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叶涛先生等给予了关心指导。青海人民出版社副总编戴发旺先生以及各分册的责编和主编，还有青海师范大学民族师范学院的蒲生华教授，为丛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劳动。他们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和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让我十分感动，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谢。

赵宗福

2016年9月10日

目 录

- 前言 (赵宗福) / 1
- 西宁平弦曲艺的文化功能 (薛海萍) / 01
- 土族纳顿面具舞解读 (一) (文忠祥) / 14
- 土族纳顿面具舞解读 (二) (文忠祥) / 28
- 土族纳顿节仪式展演中的表演艺术 (胡芳) / 48
- 青海民和土族纳顿节的锣鼓音乐艺术研究 (商文娇) / 63
- 土族刺绣艺术的文化特色 (甘泉) / 77
- 土族“安召”舞的艺术特征及其功能探析 (邢海珍) / 88
- 唐卡颜料的配置工艺及其应用 (甘泉) / 99
- 塔尔寺酥油花散论 (赵宗福) / 110

人神共舞

——宁巴藏族神鼓舞调查 (旦正加) /124

青海宗日舞蹈盆的文化符号学分析 (霍福) /149

青海湟中陈家滩传统木雕艺术文化研究 (王文业 史儒林) /165

浅析西藏史前陶器的装饰图案 (土旦才让) /181

浅析绵竹年画的民俗文化 (谢媛) /191

论河湟皮影戏展演中的口头程式 (赵宗福) /207

湟中农民画的民俗色彩观念 (王小明) /222

土族婚礼歌的民俗文化解读 (贺喜焱) /229

青海河湟宴席曲的艺术展演情境分析 (王文业) /238

河湟皮影戏春节期间演出习俗调查报告 (李玉英) /247

河湟汉族婚礼歌的功能探析 (蒲生华 马建华) /282

甘肃宝卷念卷中的明清曲牌与民间小调 (刘永红) /296

佛的尊荣 人的风采

——从塔尔寺、吾屯寺看藏传佛画造型艺术 (马达学) /312

土族“纳顿”舞蹈的文化解读 (文忠祥 范静) /324

藏族面具艺术初探 (邢海珍 尕桑卓玛) /334

藏族传统装饰图案的文化构建解读

——对汉文化的吸收与借鉴 (土旦才让) /342

藏族传统美术程式化管窥 (土旦才让) /356

濒危的民间戏剧

——青海河湟地区皮影戏艺术的人类学田野

个案调查 (毕艳君 鄂崇荣) /366

西宁平弦曲艺的文化功能

薛海萍

青海西宁地处独特人文地理环境，世世代代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不同民族经过充分融合、传承发展，创造了不同特点、不同形态的传统文化，蕴藏了极其丰富且被世人公认的民族民间文化资源。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文化标准、文化特征、文化模式、文化结构不同的各民族文化相互摩擦、碰撞和冲突，最终通过文化整合，形成了具有高原独特的民族风格、地域特色和民族文化类型，从而奠定了青海西宁民族文化多元化、多样性的格局，形成了西宁诸多鲜明地方民族特色的艺术品种和丰富多彩的传统民俗文化活动，这其中也包括丰富多彩的民间曲艺文化。

平弦，是一种只唱不说的联曲体曲种。作为坐唱曲艺，它主要演唱历史或传说故事，不具备正式的舞台形态。早年曾叫“赋腔”。据考：平弦的唱腔曲牌，与本地民歌等民间音乐有明显的差异，因而一般认为它是由外地曲艺音乐传入青海后演变而成。^{〔1〕}它是由许多独立的曲调牌子配套而成的。其演唱形式十分独特古朴，由一人主唱，伴奏者帮腔。演唱者大都以第三者身份叙事或抒情，演唱时没有任何表演动作，有时也有分角色对唱或数人轮唱的形式。

平弦作为青海西宁地区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之一，对市民文化生活起着重要的作用及意义，它直接或间接地满足民众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需要，在西宁文化系统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平弦形成并流传于以西宁为中心的青海东部农业区的湟中、湟源、大通、互助、乐都、平安等地区。从历史上看，青海乃古西羌之地，自汉武帝以来，封建王朝就在青海东部建立郡县，大批汉人或从军屯田或迁徙实边，把中原地区的先进生产技术和生活习俗、文化取向带到了河湟地区，中原文化的传入成为使然。元至明代，汉族大量从内地迁入河湟地区，促进了这一地区的生产发展和经济繁荣，西宁平弦这种吸取了其他类似曲艺特点的曲种就形成于此。从平弦曲艺的联套结构、词曲中可以看到其渊源来自民间、军区、官府等多种渠道，是南北各地乐种唱腔与西宁方言融合的结果。

西宁平弦的唱腔音乐属曲牌连缀体，从牌子类曲牌的来源就可直接反映出西宁平弦的流传地域。牌子类曲牌来自于山海关外的东北及内蒙古东部地区的八角鼓演唱，也来自于南方各地的民间小

调。^[2]当这些民间曲调在北京合流交汇，经过说唱化的演变，逐渐形成岔曲、牌子曲、单弦等曲艺形式后，又顺运河流域向南至山东一带，再由黄河的下游向中上游诸地流传。牌子曲经运河向山东诸地流传，达到山东境内的黄河流经地，进而向中原一带扩散。八角鼓演唱与各地的民歌、小调相结合，形成一些地方小曲后，再由中原沿黄河流域向西北方向流传，在陕西、宁夏、甘肃、青海等地先后形成或发展了许多牌子类的姊妹曲种，其中不乏西宁平弦。任丽璋在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撰写的“青海平弦”条中就认为，平弦形成在音乐上与甘肃的兰州鼓子、河州平弦和苏浙流入的曲牌以及西北地区流传的民歌及戏曲曲调等有所关联。

从曲调结构来看，西宁平弦作为联曲体常常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曲牌并置组合成唱段。由于联曲体唱段的曲牌较多，各自在音调、节奏、节拍及调式调性诸方面都有一定的对比因素。各个曲牌之间的连接转换，常常是通过多种方式的呼应，将曲牌作为联曲体的有机组合单位和统一的思想内容紧密联系，达到唱段结构上的完整。如有曲头和曲尾的曲牌组合形式中，曲头和曲尾的音调常常是前后呼应的形式，有的曲尾则是曲头音调的再现。这种组合形式在曲牌连缀上具有一定的程式性。在青海流传的其他曲种，如越弦、贤孝、下弦、道情等各曲种中，都拥有以平弦曲牌中基本腔调为曲调材料的“一曲多用”方式。由于各曲种说唱化的程度不同，许多曲种有多种音乐表现功能，有的则仅限于“专曲专用”。有的甚至于在题材、内容、结构、唱法、曲调上都有些近似，如平弦中的《西湖相会》与越弦中的《花亭相会》，在内容、题材、前后岔的运用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关系。

在语言结构方面，西宁平弦采用了许多幽默诙谐的河湟方言，

或反话正说，或讽刺劝喻，或抒情或叙述，或加叙加喻，妙语连珠、妙趣横生。如：《刻财鬼》描写吝啬鬼的作为：有一天老汉吃米饭，忘掉把天窗没塞严。来了个苍蝇房里转，老汉一时没看见，苍蝇抬掉了一颗儿米上了天，老汉后悔这把脚拌。叫一声儿孙们快备马，我要把苍蝇撵一番。老汉打马往前赶，一直追给了九架山。……长篇大论式的铺陈夸张，活灵活现地刻画出了老吝啬鬼的形象。^[3]又如《拙老婆》中：“两个袖子装胳膊，一个袖子里酒席宴前乱包包，后襟长，前襟短”^[4]。“乱包包”是地道的青海方言，意思为小偷小摸。这一民众日常生活中常用的口头语言在演唱中的出现，使听众能够瞬间感受到主人公内心丰富的情感变化和戏剧性的行为方式的外漏，引起听众的共鸣。既增强了平弦的生活性，又提高了平弦的互动性。

深深扎根在各地的牌子类曲种，除了在音调骨架、音乐结构方面可以追寻到与牌子曲母体有某些相似之处外，在风格韵味上都产生了较大的差异，有明显的地方性。这是由于牌子曲在传播各地的过程中，与当地的语言、音乐、民俗、生活情趣交融一体，日趋地方化的结果。

二

平弦作为民众的语言艺术运用口头语言，充分发挥了其丰富的表现功能。人类学功能学派认为，任何一种文化现象，不论是抽象的社会现象，如社会制度、思想意识、风俗习惯等，还是具体的物质现象，如手杖、工具、器皿等，都有满足人类实际生活需要的作用，即都有一定的功能。这些现象互相关联、互相作用，都是整体中不可分的一部分。平弦曲艺在日常生活及人生礼仪等不同场景中

发挥着自己不同的特殊功用，满足着不同民众的心理需求，适应着不同的社会生活。

（一）都市文化功能

都市文化是在都市基础上形成的，西宁是青藏高原上最为古老的一座古城，历经两千余年，随着民族的进出与政权的更替，其文化也随之变迁不定。早在东汉建成“西平郡”之后，就形成了以西宁为中心的具有浓郁特色的河湟汉文化圈。^[5]但是随着汉文化的退出和鲜卑南凉政权等少数民族势力的进入，汉文化退居次要位置。唐宋时期的西宁以鄯州、青唐城先后成为汉文化和吐蕃（藏）文化的中心。但随着金、蒙古政权的进入，西宁的都市文化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明初之后，西宁作为河湟（西宁卫、西宁府）地区乃至青海（西宁塞外四卫、青海办事大固辖地）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逐渐形成了以汉文化为主、兼容藏传佛教、伊斯兰教文化的都市文化。

尤其是随着学校教育的兴起、地方文化的整合和社会经济的繁荣，西宁都市文化内容日渐丰富，地域特色日渐鲜明，作为都市文化的功能也就更加凸显了出来。

平弦是西宁都市文化的主要之一，其典雅的曲词结构和曲牌音乐发挥着“阳春白雪”的文化引领功能。与传统的精英文化相比，平弦的都市文化在审美经验、审美趣味、演唱题材、民俗惯性、价值判断等方面，表现出了诸多新的特点。

1. 审美经验

都市文化作为一种特殊文化形态必须依托一定的物质形态或文化基础。没有都市的存在，就不可能有都市文化生产出来。都市文化的生产与消费是当代都市文化的集中表现，传统的精神生产与文

化消费即自觉地屈从于政治要求，也受制于一个时代的经济生产力。但在消费文明与都市化背景下，文化生产获得了“自律性”及十分广阔的发展空间。曲艺是都市文化最直接的感性表现形态。如旧时，西宁平弦以露天演出场合居多，有时在园林景点，有时在树林丛中，有时在田园地头，甚至于人家炕头、饭铺、客栈等。20世纪50年代中期，由袁鹤亭、袁继武、李德明等平弦艺人负责操办了西宁城隍庙西南角一处露天演出场所，如香水园、广福观。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地方政府的关注，有许多演出在广场、街头巷口、曲艺茶社等固定场所。尤其是民间个体开办的曲艺茶社，以曲艺演出招徕顾客，以微薄的茶资、酒资做经营的补贴，一来招揽人气，二来谋求生活，三来营造文化生活，使平弦爱好者有一个“好去处”。

2. 审美趣味

在传统的平弦曲艺中有非商业性的自娱自乐，也有带商业性的“卖艺”。在大工业生产和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平弦曲艺作为一种精神生产投入市场，这样，平弦曲艺文化就不仅有消费文化，也有了生产文化。在传统社会，构成平弦曲艺文化的群众基础是广大农民和城市市民阶层（手工业主、手工业者、商人、商贩和其他独立劳动者、雇佣劳动者、自由职业者等），当然也有一些上层人士和文人雅士进入其内。在农村，重点是农民，因为又说又唱的说唱艺术主要是供农民听的，城市中则主要供市民听。农民、市民的道德观、审美观和艺术趣味决定着说唱曲目的内容、形式及格调。但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农民、市民自身发生了重大变化。大量农业人口移入城市成为工人或其他劳动者，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变成为现代化的一种必然趋势。城市文化正逐渐代替农村文化，农村文化

正融入城市文化。两种文化正通过平弦曲艺的说唱互相移植与吸纳。

3. 演唱题材

传统的平弦曲目，如《伯牙抒琴》《岑母教子》《桃园结义》《子胥过江》《借东风》等，都是以传说故事、古人往事为题材，用平弦的演唱形式及方法在叙人民耳濡目染的故事。从演出习俗来看，旧时，西宁平弦艺人应邀演出多为唱寿诞、唱醒灵、唱婚娶、唱满月；如今，随着都市文化的丰富和都市民众精神要求的提升，很多平弦演出不再局限于以上活动中，通过电视、广播、电脑等媒介传出的曲艺大赛、曲艺演唱会、平弦歌手比赛等已屡见不鲜了，演唱曲目也逐步融入当代题材，如《双枪老太婆》《自作自受》《花好月圆》《春》《夏》《秋》《冬》《歌唱张开全》《青海情》等。正是这种媒介途径，使西宁群众了解平弦、喜欢平弦、演唱平弦、欣赏平弦，使之成为西宁都市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4. 民俗惯性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及地方政府为平弦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平台，民间文化得到高度重视。政府对民间文化的重视以及民间艺人的推出，使越来越多的文艺工作者关注平弦曲艺。近年来，平弦展演空间更加广阔，平弦开始走入都市生活。在节假日，人们常聚集到小公园或各曲艺茶社演唱平弦，这种形式是人人都可参加的，也没有什么限制，可以根据自己情况随意演唱。在遇红、白喜事或过生日、做满月时，人们也常邀请平弦艺人们临时组建的演唱班子来助兴，但此时演唱的曲目则有特殊的要求，如婚事上多用《连声贵子》《东吴招亲》《惠明下书》等喜庆的曲目，祝寿可用《满床笏》《富寿双全》等。此时的活动已不仅仅是“唱曲”了，它